



春秋諸傳會通六冊

元刻本

第五

卷十八

三十六葉全

卷十九

存二十四葉

四至第十一

九葉明初人抄補
外重第二十葉一葉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八

廬陵進士李廉輯

襄公

名午謚法因事有功

襄公

定姒成公薨襄公

即位時年方四歲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長曆推此年正月庚戌朔

繼正即

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圍宋彭城

宋非宋地也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甄丘齊人

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元昌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柰何魚

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楚已取之矣

昌為係之宋不與彭城於宋者彭城按左氏非宋

則書圍彭城者曾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

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得受之三百乘矣則昌為係之宋

楚不登取人之宋所以死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君

王十簡

元為君討叛臣也春秋之義審矣又志左氏於古
段下曰謂之鄭志此條曰謂之宋志社氏於不
虎牢下曰謂之晉志此意略同○又志社氏於不
衛為不與齊之事蓋桓公之志此彭城又以書宋為不與
其專封者蓋桓公之志此彭城又以書宋為不與
之專封者蓋桓公之志此彭城又以書宋為不與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

于郟郟鄭地厥公羊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於鄭

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晉師敗其徒兵於洧

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會于戚以爲師自鄭以郟之師

蓋宋衛及陳晉侯衛侯會于戚以爲師自鄭以郟之師

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諸侯不書

者鄭本爲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其目是以與楚不書

則鄭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救之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而

無可救之意則此條不可入伐之名經所以削之陳氏曰會

按胡氏言次者此其言次何從晉而陳氏曰會

厲公之烈盟虛行遂合諸侯討之猶未以爭彭城於楚

天之下知鄉方矣而五國之諸侯猶未以爭彭城於楚

厥之師是有待也亦以發明從伯之難也此說雖於

事情不合然亦足以發明從伯之難也此說雖於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左氏楚子然救鄭侵宋取大立

何氏以爲刺其欲救宋而不能者非

九月辛酉天王崩左氏鄭子然救鄭侵宋取大立

即位左氏楚子然救鄭侵宋取大立

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左氏諸禮也九

位小國朝之左氏諸禮也九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

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則宜以所聞先後

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爲禮

此何禮乎滕定公薨出子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

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

而察故後出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

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及公羊之朝聘胡氏本泰山孫氏說則此條當與
蟲軍同譏但蟲氏明書己酉己丑相去四十日赴
告之及必矣故胡氏得之此則下無日未有以辨
其文恐杜說亦可取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左氏也鄭師侵宋楚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齊○六月庚辰鄭伯輪卒九月

左氏鄭成公疾子駒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

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也

伯輪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駒為政子國為司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左氏未改左氏晉伐喪非禮宋師重

故序上胡氏正例大夫與師其體敵故宋以師序衛甯

殖上者亦常文也而穀梁以為成二年鄭人侵衛

喪今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三人同罪稱師

者重稱名者輕此說非也若然則是聖人許人之

報怨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

戚左氏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知武子曰

之不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來矣滕薛小邾

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來矣滕薛小邾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成公○叔孫豹如宋左氏穆叔聘于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左氏武子及滕薛小邾

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時虎軍已鬻晉不係得者大都以名通者不係國也

左氏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諱之也取之則

為不係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也曷為諱之也取之則

隊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無也曷為諱之也取之則

於鄭者如國中之邑也胡氏漢為成舉今為汜水縣

嶽險聞於天下猶震之下陽趙之上有黨魏之安邑燕

掾地設險亦所貴采天險不可不守故不係於鄭然則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

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穆叔聘于

宋通編者也

先君之出不能設險守國將三於遷潰奔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以待衰

有也其聖人以待衰山之意小康之待衰

此年城之不係鄭者罪鄭之失險十年則其說亦非蓋

不備楚為之說鄭計而無甚楚之實矣然至十年之戌則

春秋之忠怨也杜氏以爲此年之矣然則歸之明晉志

已屬晉也十年之說則不可從張氏又曰彭城非宋

也亦伯通公穀說迂不從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

當也討鄭而陸渾說然其曰以伯主而討不服之國

法非鄭之所謂難從其曰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國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楚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以是各子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己子重帥師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以是各子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己子重帥師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以是各子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己子重帥師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以是各子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己子重帥師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以是各子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己子重帥師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以是各子

昭二十八年書公如光于乾侯公至自乾侯者不得入晉也何氏之說據此例襄公五如晉皆至書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廣平

臣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

於齊曰寡君使以歲之不易不虞之戒寡君願與

一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

不至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

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幾世

信任在出子光若如盟日定否世

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

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夫惡其

未安盟于諸侯同欲而書同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夫惡其

王人盟也而書同欲而書同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夫惡其

鄭楚人師于其同欲而書同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夫惡其

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表僑如會楚師在蔡陽而韓獻子而

懼平立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亦

盟皆講侯皆有成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筭劉子亦

預此盟而諸侯也夫王臣將命必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

表正乎天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自見矣

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晉悼始合諸侯會而己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講

立官於諸侯例之同於新血其事不足乎

不再言雞澤而例之同於新血其事不足乎

不重出地者非甚美惡盟之釋例詳矣而杜氏說亦

新日會其侯趙子其日他時仍舉重之會與盟○杜氏說亦

書日以不隔之是矣其張氏得之公止穀注於新城舊

可強通於此盟則廷其會矣以信今將背無他蓋鄭故姑

存之通於此盟則廷其會矣以信今將背無他蓋鄭故姑

陳七年始於雞澤故三年雞澤五年戚又會城棣效

而鄭其意矣自邢丘之後子駟不從子鄭故之言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盟戊寅七月去氏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去氏

會于雞澤

楚圍陳其冬而陳侯逃歸自是九會同無陳矣

而徵楚之怨五年晉會滅以成陳救陳七年而

盟之不與此悼公伯事所以不盟之而袁僑如會

盟也書地而袁僑如會不地者以見其惡之再書地

也為恭也趙武為之也○諸侯者積習已久不臣之

情私也盟慢君之意緩至十餘年積習已久不臣之

同此書諸侯而彼不係諸侯者積習已久不臣之

喜服楚同義○君在而大夫盟也與召陵再言盟

復修伯業其從之也○畢矣而吾子始來○增修德政而

謂袁僑曰諸侯是瀆之盟事且吾子始來○增修德政而

害楚之政神夷即華之也○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

誓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邀王之德也

盟之報焉是矣○必汲汲使大夫

袁僑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齊而

袁僑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齊而

袁僑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齊而

袁僑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齊而

袁僑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齊而

袁僑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齊而

袁僑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齊而

袁僑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齊而

袁僑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齊而

武子帥師伐許來哉今遽帥荀瑩悼公之賢大夫也見陳人之服不能撫欲速宜其帥并陳以問罪於許規陳固則許可保其不

附錄

左氏 魏絳戮其僕公揚以亂行於曲梁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三月無已**左氏** 三年冬楚

何忌侵陳陳叛故也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繫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般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曰陳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禮焉而不聽命賦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而况小乎夏楚彭名侵陳

左氏 申定公名宋而書宋而書同盟倍公名申而書成

夏孫叔豹如晉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

三又不拜歌鹿鳴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啓於

重拜不敢不

按 襄公之編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五年六年八年仲孫羯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妣也

左氏 定妣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

外言蓋因匠慶之言遂得成禮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冬公如晉

左氏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部晉侯不許孟獻

命部無賦於司馬為執事願借夕之命敝邑敝邑

是使使侵我敗於狐貍其冬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月會于戚穆叔以屬部為不利使部大夫巫于晉九會六年莒人滅部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部此左氏部事之本末也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問陳

爭二事正相類其楚之忿與鄭獲公子變以徵楚之

寡怨之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陳復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也鄭子國來聘通嗣君

叔孫豹卽卍子巫如晉

晉言比諸魯大夫而與公也

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死子晉也莒將滅之則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故不言及吳洗在善道

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與然行故稱及彼今魯衛俱
命於晉非魯君命茂使與林父會吳故不言及也
公羊 衛先通好見使與吳于戚使曾
衛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曾
公此條亦春秋時筆前不殊蓋起所取
例公穀胡氏皆無傳姑從杜氏

秋大雩 **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也** 楚人討陳叛
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

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也** 不殊吳 **也** 穆叔以屬鄆為
者吳來會于戚不書盟蓋不以告廟 **也** 吳何以稱人

事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稱國聖人之情進而稱
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賤而稱國聖人之情進而稱
春秋之 **陳** 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 **也** 不書盟為

義明矣 **陳** 晉諱也 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蒲之役將
始會吳不至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固不敢
自列於諸夏也而晉求之急吳始稱人序於鄆人之上
於是至相又殊會之晉厲公以殊會吳於是滅州來敗頓胡沈蔡陳
也悼公復以殊會會吳吳於是滅州來敗頓胡沈蔡陳

許之師城
巢入郟矣

陳 往會來會之說胡氏本杜氏得之不書盟之說
陳氏得之杜氏非 **也** 晉悼公謂魏絳曰八年之
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戚一也冬會城棣救陳
二也七年會鄆三也八年邢丘四也九年城棣五也
十年相六也又成鄭虎牢七也十一年亳城五也
也會蕭魚九也晉語又曰於今八年七合諸侯不
數救陳與成鄭也蓋自
四年至十一年為八年

公室自會 ○冬戊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也**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八字

公羊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而
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
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成陳子囊伐陳

戊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 **也** 諸侯在戚會皆受命
魯成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 **也** 公羊 之諸侯也

陳被強楚之言諸侯成之雜然同心救之而序故言我後也
故不序以刺 **也** 陳內 **也** 陳心救之而序故言我後也
中國之無信 **也** 陳內 **也** 陳心救之而序故言我後也

公之伯業桓文之所不胥為制楚矣會于成于向于桓
戰而屈楚自悼公而通吳以守
皆東竟也而晉亦誠下策也
之楚誠強而晉亦誠下策也

保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然晉之來固不可不恤而中
救陳視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梁

陳善救

張氏

書勞

辛未季孫行父卒

梁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

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

遂卒後文

宣八年仲

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謂以知季文子之忠於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桓公

南

始赴以名

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南

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

相優又相謗

之曰司武而桎於朝難

以勝矣遂逐之夏華弱來奔子

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桓公

南

滕子來朝

南

始朝公也

朝公也

朝公也

莒人滅鄆

南

鄆在魯侍之而慢

故成之

之賂

之賂

之賂

之賂

之賂

之賂

穀梁

姓為後莒外孫

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莒者以異

不別也莒也

莒也

莒也

莒也

莒也

莒也

莒也

莒也

道也

公羊亦曰

公羊亦曰

公羊亦曰

公羊亦曰

公羊亦曰

公羊亦曰

公羊亦曰

公羊亦曰

公羊亦曰

公羊亦曰

何哉

曰莒人

曰莒人

曰莒人

曰莒人

曰莒人

曰莒人

曰莒人

曰莒人

曰莒人

曰莒人

此防

亂紀

亂紀

亂紀

亂紀

亂紀

亂紀

亂紀

亂紀

亂紀

亂紀

年復

有魯

有魯

有魯

有魯

有魯

有魯

有魯

有魯

有魯

有魯

是使

而絕

而絕

而絕

而絕

而絕

而絕

而絕

而絕

而絕

而絕

冬叔孫豹如邾 **左氏** 四年且脩平 **左氏** 四年狐駘戰

左氏 春秋書魯聘 邾止此一條

季孫宿如晉 **左氏** 晉人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郕季

政見大國且謝 **左氏** 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左氏** 始代父為

亡郕聽命受罪 **左氏** 正小國之舉許氏曰魯既世知而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氏** 二年齊侯伐萊萊人賂夙沙衛

萊于邾萊特謀也 **左氏** 齊師還夏召萊子萊子不魯

公羊 不言萊君出奔國 滅君死之正也

附錄 **左氏** 陳無字獻萊 宗器于襄宮

七年春邾子來朝 **左氏** 始朝 公也

昭 邾來朝二年也 及昭十七年也

夏四月二下邾不從乃免牲 **左氏**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

以祗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黎 也夏四月不從也 **左氏**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小邾子來朝 **左氏** 亦始朝公也 邾來朝 城費 **左氏** 南遺

而役故季氏城費 **左氏** 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

明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所食之私邑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季孫三月無故勞民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則書城費乃發霜堅冰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惟其賢惟其自見矣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其邑大夫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費弗克敗出焉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費及季桓子始用子路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左氏** 費季氏也

此孔子命申句須樂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

報也叔子叔刺聘在元年

乎但趙子曰其間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耳

八月螽

城費頌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孫文

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

孫穆子趨進曰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

鄆穀作原鄆作操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鄭

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

元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

于鄆子駟相又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鄆子

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瘞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

而所而之死不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交也鄭伯未至

諸侯卒其大夫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何隱爾弑也

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曰諫曰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

若與楚強則不若楚於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

反未至乎舍而卒也夫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名傷而

會禮則諸侯何為加乎楚之如會之上見之何也卒之名也

不使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

時葬也日卒胡民卒者左氏曰以瘞疾赴也夫弑而春秋

以偽赴信又順其欲然而不彰則書卒則子絕之為見討而

不使夷狄之臣欲從楚不勝其臣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

說者未夷狄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者惡不待聖人之意

與荆楚則無是近禽獸為夷狄之積也民也諸大夫欲背

傷於甚懼之民豈有文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

于境內不地鄢鄭人邑其曰卒而公穀見其弒而隱之也及
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
抑人欲之意遠矣

齊侯春秋外諸侯弒而書卒者三鬯頌也楚子麇也
例以楚麇為一胡氏取公穀以鬯頌獨趙子皆不取三
傳之說而以為鬯頌本非見弒其說似有見○**又**

陳侯逃歸 **卒** 陳氏曰夫楚強甚矣子
黃往而執楚慶虎人從之謂楚人曰吾使公子

會曰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臣
不忍鄭伯欲從中國而懼其凶禍逃歸
討也鄭伯欲從中國而懼其凶禍逃歸
來代諸侯又救之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
申做備立大子以周守親聽命於諸侯
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於
不此輕顧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匹夫
門也輕顧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匹夫
故書逃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卒** 晉之數朝
公獨脩禮於大國得 **穀** 晉不從待而公往朝也

道也 自安之道故善錄之 **穀** 晉不從待而公往朝也

諸侯左氏疏曰昭五年鄭子大叔云文襄之伯也今
侯朝聘無復定準乎晉悼復脩伯業更合諸侯故
公朝晉而票其多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
不命在國約束之會以外命朝聘之數耳其數蓋亦
聽命故為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耳其數蓋亦

夏鄭僖公卒 **葬** 未討何以書 **左氏**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卒**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

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
四五年弗得寧矣 **穀** 鄭而無蔡欲以生國患故敗之無晉令
以無直辭主少與師勤而無蔡欲以生國患故敗之無晉令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于

孫宿會親聽命大夫向不書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復文襄之業

會而禮聽命大夫向不書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復文襄之業

賤而國卿以尊秦謂之崇德同季歸也見曾之失政

夫蓋從公卿在晉故秦謂之崇德同季歸也見曾之失政

也聘之節儉而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詞也數朝

政而委於重臣下成禮以國之自利器示人而不知事夫不自為

也而後此由德乎使諸侯在而夫公初諸侯皆在而大夫之事魯公

盟晉若此八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事魯公

始人晉也其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事魯公

列以大夫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此說好耳

公自至晉○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秋公子貞帥師伐鄭

從楚以待晉子駟曰詩云侯河之清人欲從楚其侵蔡也子駟

小國之道也犧牲大信也待於二國無信以待強者而庇民焉

矣五會之信不可棄鄭楚也如遠待晉我將安用之親至亡無日

知和睦必欲不棄鄭楚也如遠待晉我將安用之親至亡無日

可乎舍之聞之曰詩云莫如信完守以糧食將盡必將速歸無何

而車賦傲而及楚師使王夫伯駢告執其咎命從楚不邑也

寧而車賦傲而及楚師使王夫伯駢告執其咎命從楚不邑也

衆討夫曰婦女何故不皇啓處以相也剪焉傾覆無所控告

民不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
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貞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
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謹
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胡氏齊宣王問孟子事大故大隣國有道乎孟子曰有惟智者
大畏天者息肩於天若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
以禮而欲自守而親比四隣必能保其封境刑政經畫則賦
畏焉而子耳而國加兵於蔡獲司馬變無故怒楚所謂
不修文德而爭功者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產獨不順
馬以爲罪之而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產獨不順
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信也獲平不復書矣平而
上以待強國乎而
請盟其能國乎而

至十一年又從楚之始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

晉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焉

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諸草木寡君在

聘言伐鄰同

九年春宋災

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後也左氏以穀梁以爲故書
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曰城樂喜救災之政如微
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曰城樂喜救災之政如微
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曰城樂喜救災之政如微
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曰城樂喜救災之政如微
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曰城樂喜救災之政如微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氏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薨於東宮成十六

左氏

年爲僑如故徙居東宮

則知今文此條下引穆姜筮隨之言乃易文言之語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巳亥同盟于戲

在十一月十日 **左氏** 鄭從十月荀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人從荀偃韓起門人從趙武魏人辭人從栾黶士魴門

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饒糧歸以遂圍之疾于虎牢肆青圍
鄭人恐乃行成中成行知武子曰遂圍之疾于虎牢肆青圍
也而吾三分戰於軍與諸侯之武子曰遂圍之疾于虎牢肆青圍
楚不能矣猶愈於先王之制也諸侯可以逆來者於未艾君病楚
勞心小矣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可以逆來者於未艾君病楚
十莊子已亥同盟于戲鄭服也諸侯可以逆來者於未艾君病楚
命是聽而或載書曰自今鄭服也諸侯可以逆來者於未艾君病楚
鄭使鬼介不獲二大國之問大如既盟人不加德音趨而不利夫
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其民盟之獲享其國而不利夫
禮與強可公孫舍之昭大我實不言焉若亦可改之荀偃
曰改強可公孫舍之昭大我實不言焉若亦可改之荀偃
亦載強可公孫舍之昭大我實不言焉若亦可改之荀偃
禮與強可公孫舍之昭大我實不言焉若亦可改之荀偃
獲也哉非也禮武子謂獻曰晉人退脩志於鄭以諸侯復
伐之於必陰口而盟還子而孔曰晉人退脩志於鄭以諸侯復
則鄭受盟而書同矣陳善陳不致言鄭善得鄭也夫善
法以師善師者不與諸侯伐鄭楚轉救之而和善陳之
故下書蕭魚之善勝之道矣

楚子伐鄭

左氏

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昔方失陳中國之
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詞稍直故士句告用師
諸侯不戰而盟也

附錄左氏

晉侯中分楚莊之可也乃及楚平楚公而歸
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左氏

晉侯中分楚莊之可也乃及楚平楚公而歸
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且要盟無
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也乃及楚平楚公而歸
臨之盟同盟晉侯中分楚莊之可也乃及楚平楚公而歸
戎入盟同盟晉侯中分楚莊之可也乃及楚平楚公而歸

弟之金君之樂節焉以息民魏絳請成之請及廟
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冠十五而裸享之冠而
禮也君之君冠十五而裸享之冠而
以金君之樂節焉以息民魏絳請成之請及廟
弟之金君之樂節焉以息民魏絳請成之請及廟

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帶更實以持牲器用不
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楚左氏春會于祖會吳

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

穀梁 外會又會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姓穀作傳左氏 偃陽荀偃士句請伐

焉荀偃曰城小師而周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此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

是實班帥不然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

爾乎取之偃陽卒矣余羸老也親受矢石滅乎七日不克必

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言其因會以滅國罪之偃陽子歸

張氏 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眾剽利無復伯討則中

荒服之禮義盡矣夫志之以昭格

也穀梁曰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也

公至自會左氏 會不與下滅也與上穀梁 會夷狄不致惡事

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非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

蔡鄭伯逃歸陳侯致相之會存中國也如清四年侵

傳蔡潰遂代楚是并焉此年會吳于相甲午遂滅

附錄 左氏 偃陽之役鄆人紘扶縣門以出門者秦董

事仲 左氏 偃陽之役鄆人紘扶縣門以出門者秦董

實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謚又桑林為大護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左氏 六月師于襄鄭子耳

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

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以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

故鄭子襄鄭耳師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克之九月子耳

晉師伐秦

晉荀瑩弗能報也至是秦師也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

附錄

左氏

當是時也為政君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秋莒人伐我東鄙

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于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

張氏

不呂氏所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

為先

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駢公孫輒

皆侯之師而黜其車子駢為司寇

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寇子空為司寇

故不之朝殺子曰駢言無大夫焉子產問以如北宮子執政于西

宮殺尉止孔子當僕盜夫與盜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於此

衆盡死子以殺殺大夫鄭伯不能脩政也

程氏以兩下相殺不志惡鄭伯不能道也

其為之難者矣乃至其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存

張氏

之役僖公初諸大夫從中晉矣駢以官命未改也

展欲堅守以特晉而駢請從之

夷人掩君之賊也而公子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

至以孔子不殺大夫也此

夫則疑於衛人書鄭人則疑於雍廩○又書大

君臣言其者臣是故書鄭人則疑於雍廩○又書大

此殺者非盜之者臣是故書鄭人則疑於雍廩○又書大

說例而書曰盜殺春秋大夫欲書大夫乎故不可

言將歸焉○士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曰戊鄭晉師城

城而置戍鄭服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

故獨書曾伐鄭而序侯各受命○公羊傳曰鄭虎牢

至不侯莫得而主有故言我之諸侯既已取之矣

鄭諸侯莫得而主有故言我之諸侯既已取之矣

當心欲取邑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

也○二年鄭去楚而從中○故城虎牢不係鄭使與中

戊鄭虎牢左氏

庚

公羊

毅

陵罪諸侯不能保鄭諸侯也

說無意義不鄭三傳亦不同公羊注與左氏通穀

氏又救者善則可從胡氏蓋因下義甚精而

制道乎以保陳侯者責伯主之罪諸侯以前年伐

特書之鄭者為鄭氏曰不係之說亦發明得春秋

也○係之鄭者為鄭氏曰不係之說亦發明得春秋

邯鄲不係之紀彭城係不係晉皆一國之詞也此亦

一說所謂為天下城之者豈非何氏所謂欲共距楚者故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之師遂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
我將楚進師必驕則可與戰矣
行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
也苟不從楚亦以退宵涉穎與
師致怨焉不可命也
笑克不怨焉不可命也
亦歸楚人

終陳氏曰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編
特書晉楚此雖與例不合然亦足以見晉悼公之編

附錄左氏左氏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

平王之盟東遷吾七姓無失職若箒門圭寶其能來東
人而皆陵其士其難為上矣伯輿之宰曰箒門圭寶之
叔與伯輿訟焉士其難為上矣伯輿之宰曰箒門圭寶之

且王何類焉今自王叔之相也
籠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箒門圭寶乎
亦左之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亦右之室左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然則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為三軍各
人分其室而各有其一子各毀其父之室使氏無半臣若
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入者倍征其孟氏使半為臣
上民人故假子立中軍因以改作也如四分所分則三家
得其民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季氏盡取四分之半而三
弟而國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季氏盡取四分之半而三
蓋分國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季氏盡取四分之半而三
今賦稅人為萬二千三百七十五也役今之丁也歸邑
地百人為萬二千三百七十五也役今之丁也歸邑
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
曰然則三萬里之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
耳然則三萬里之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
將歸臣下無私謂之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

臣兵皆公室之眾不相係也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
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是以謂之軍而三家各有其
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
遂入鄆又其後享節獻子以而昭公失國所宜鑑也
而公權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之失國也無
陳氏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故而不書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
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孫曰與宋為患諸侯必至吾
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
矣夏子張侵宋也欲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荀瑩至于西郊師于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鄆六月諸
侯會于北林師于大子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鄭
人懼乃行成國大子光
又先至所以序焉上
蓋所以易晉者一時借以勸諸侯之趨事然莊公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陽亳城北鄭地偃師十

臣兵皆公室之眾不相係也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
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是以謂之軍而三家各有其
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
遂入鄆又其後享節獻子以而昭公失國所宜鑑也
而公權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之失國也無
陳氏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陽亳城北鄭地偃師十

不氏

盟神其與同城蹕十間壅
猶至民之而北其國茲利
足於隊也又鄭服家之命
母保成能于無成能于
乎極而氏之既同盟鄭而
其國載書曰或問茲命不
顧也噫慢鬼

明氏

未戲說可盟方明璜木百司
服與則以有神禮璜也步知
而毫此同象明日月璧方壇
諸二盟盟者之明璧方壇
侯自鄭為觀者之明璧方壇
盟也與覆而盟主乎觀正
以何此書同也○又○燮
柯盟止言十二國蓋氏

公至自伐鄭

齊

伐不而書同盟鄭與盟可
而後致盟後復伐者則以
伐鄭也○傳例曰已

則以會致

法此盟後致伐以先事致與伐楚盟召陵致伐書
能刺陵為正與柯陵事同而書至異者何也
以侯畏之故不伐為大鄭故亦強通以此為楚強
諸侯不強乎蓋厲公三伐復此乎說亦強通以此為楚強
更不強乎蓋厲公三伐復此乎說亦強通以此為楚強
獨不強乎蓋厲公三伐復此乎說亦強通以此為楚強
至國伐之見則三駕之未可息而終不書至會以見
中至國伐之見則三駕之未可息而終不書至會以見

楚子鄭伯伐宋

不氏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將囊乞旅于秦右大夫詹帥師從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不氏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

能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壞君若

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展伯駢行成
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歸之納九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諸侯鄭公使臧孫紇對曰九
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侯鄭公使臧孫紇對曰九
以蕭魚之盟不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侯鄭公使臧孫紇對曰九
鄭與鄭不疑禮會其謂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書鄭
信鄭而鄭自禮其謂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書鄭
諸侯而鄭自禮其謂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書鄭
與人而鄭自禮其謂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書鄭
與楚而鄭自禮其謂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書鄭
矣陳氏是也未有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楚
詞也詞也伐鄭而後地會集事之地會者地會而後伐末集事

楚爭鄭三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自襄八年後晉
公之服鄭三年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自襄八年後晉
此善之可嘉也道其信義著於諸侯亦非一日之積
逼於楚之強而果於此不能從中國亦非一日之積
服鄭之強而果於此不能從中國亦非一日之積
矣信不其會也諸侯以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以盟誓
為信不其會也諸侯以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以盟誓

公至自會

度者三文公以力勝鳩公以幸勝晉公以善勝自亦
皆序績也
之文也
伐而後會不伐鄭致得鄭伯
之辭也注中國喜之故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為
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
之辭命者國張氏許氏曰書楚執良霄
命者國張氏許氏曰書楚執良霄

附錄

結稱又曰八年人叔孫婍定六年樂祁犁七年比宮
徽師二書執八年人叔孫婍定六年樂祁犁七年比宮
日結稱又曰八年人叔孫婍定六年樂祁犁七年比宮

秦人伐晉

其君以疾其罪大止鄭一卿而除其偏焉用之使歸而怨
其君以疾其罪大止鄭一卿而除其偏焉用之使歸而怨

秦人伐晉

先秦廢長而相牽引也武帥少秦師而弗設備
先秦廢長而相牽引也武帥少秦師而弗設備

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昔師已
秦晉戰于檉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附錄 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

寡人無所不請與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

也諸侯無所不請與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

也諸侯無所不請與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

也諸侯無所不請與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宮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

台遂入郟費縣有台亭 **左氏** 取武鍾以救台遂入郟

公羊 遂大夫無遂事此其言穀梁取邑不言圍邑卒重也

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書蓋為下事起也 **胡氏** 鄭言邑

事也入者逆詞也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

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閭外之事有可以安國

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昭公在郟

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在郟

故哉其由來者漸矣邑弱者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成

蓋作三公之編書救邑弱者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成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氏** 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氏** 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

同宗於祖廟同族於周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即

附錄 此傳文則魯大廟之外別有文王廟矣

子臧去之君卒也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

非吾節也札雖不能守節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

耕乃舍之

傳書伐而經書侵者楚之無能為也

公如晉左氏朝且拜士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左氏孟獻子書勞

傳曰左氏告至之例桓二年傳曰告於廟也桓十六年

夏取邾左氏有邾國任城亢父作詩左氏邾邾遂取之

則不偏行矣此禮亦一說姑存之

附錄左氏大例師曰書取城弗地曰入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左氏王冬城防左氏是將早城也

武仲請侯畢張氏取邾以鄭役既息曹政有裕則知

受邑也二十九年已師圍臧孫于防二蓋臧四年武仲始

亦先叛則城防其

附錄左氏兵使主勾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將中

皆諫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

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

子向左氏養由基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

必易我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

楚以故也通楚宣子數吳之不德也子為季武子執莒公以會

是晉人輕幣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

齊崔杼率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慢不攝故賤稱於會也

會左氏夷臣日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強胡氏上使客

而介老不使書者以內強二年之君若贅旒然胡氏上使客

昔人命使輕其幣而敬其使於... 卒會吳執宮不親事於會也... 而悼侯不自執宮荀偃也... 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 澶淵晉趙武者宋向大夫不書書鄭良霄於城杞鄭游吉不... 多不書行公孫段則君令

附錄 至氏

祖不吾離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先君... 有不如昔者蓋言對曰昔秦人負恃其山... 與焉予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山... 我諸戎惠公獨其大德謂我諸戎除剪其... 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剪其... 先君亢不其侵不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剪其... 上戎亢不其侵不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剪其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公羊

是後衛侯為強臣所... 逐梁之盟信在大夫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蕩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侯以秦以報標之役也... 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 子叔向與而固取惡莫甚焉... 見諸侯與而固取惡莫甚焉... 多死鄭子之師而勤師以濟... 焉苟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 曰晉國之命未遺秦禽乃命... 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 役於齊崔何及多遺秦禽乃... 亦如之能自整攝從子橋... 秦攝也

然齊宋書人諸傳皆無成說以爲未命大夫又不
當序衛鄭上觀成二年蜀之盟齊大夫
列鄭卿下則此非微者審矣姑從左氏
附錄 其善於秦也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晉侯以
禮使以行

已未衛侯出奔齊

陸公羊作衛侯之
行

衛獻公戒孫文子
而

朝二日肝不召而射鴻於周二子從之飲之酒使大與之
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滅孫前入使公飲之酒使大與之
巧言之卒章大師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
誨之琴師曹鞭之遂誦之崩懼告文子曰文子曰君之暴
矣弗報公使死并歌之於戚而見遠伯玉曰君之暴震子
所奸也雖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
敵子皮與孫于阿澤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
伯子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
告無罪大臣而與小臣謀一告若也先君有暴妾使余三
而蔑之二罪也與小臣謀一告若也先君有暴妾使余三
告無罪大臣而與小臣謀一告若也先君有暴妾使余三

孫林父竊殖相之以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其良君將
曰善而刑之養民如日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
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震其
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而將安用之也若困民而立之
司技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補貳使師保之而勿使
自王以下各失其性有君而爲之補貳使師保之而勿使
豈其使諸侯失國者孫上以縱其淫春而棄之其地之
然矣諸侯失國者孫上以縱其淫春而棄之其地之
皆不書諸侯失國者孫上以縱其淫春而棄之其地之
因舊史之文而逐君其罪以明也人君仲尼筆削不
名淫臣之主而民之望也君其罪以明也人君仲尼筆
其逐臣之主而民之望也君其罪以明也人君仲尼筆
所逐臣之主而民之望也君其罪以明也人君仲尼筆
聖人莫能也

有若二公之弟書法正同也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
歸功於不名者歸罪於晉侯則皆書名之奔齊不名者
奔楚不名者歸罪於晉侯則皆書名之奔齊不名者
突衛朔人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地言非復諸侯也鄭
是二公之弟書法正同也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
歸功於不名者歸罪於晉侯則皆書名之奔齊不名者

季君強臣存大義也出奔亦通名所

附錄 左氏 衛侯 孫公使厚成叔其必歸乎有大叔儀對之厚

守如齊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其言

與之也言亡而侯與之言復國曰衛侯不聞之見臧紇

入得之欲無 孫說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執之或

納此年衛侯二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

儀其冬使與審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

弑剽術復國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晉

莒人侵我東鄙 **左氏** 報 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氏** 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萬莒人邾

人于戚 **左氏**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

之推亡固存國之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

謀定而後動也齊宣子假羽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

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為伯

矣許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

弗勝矣林父在位是剽非正也其謀定之正

會適歷釋君助而臣之禍前此問之悼悼公伯業盡喪

矣荀偃親弑君之貳豈待假羽毛哉于戚之聰明不

張氏無文當從 命將昏於齊故也

附錄 **左氏**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左氏** 報二

許氏曰不盟于而國盟于 **張氏** 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邑采邑左氏齊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

不親昏使上卿逆而胡氏劉夏何也以不稱人倫之天子

公監之官師中士也胡氏劉夏何也以不稱人倫之天子

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倫之本王

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常事得禮者不書知卿

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婚姻常事得禮者不書知卿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左氏齊侯圍成

也於是乎城成郭左氏書其言至遇何不量力不責重

至也於是乎城成郭左氏書其言至遇何不量力不責重

民也故與左氏師已退也而齊張氏劉氏曰武備不謹成

復畏避公之左氏師已退也而齊張氏劉氏曰武備不謹成

所為可知矣左氏師已退也而齊張氏劉氏曰武備不謹成

曾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於是再見晉悼

衰矣三年自宣之間代晉者六而有同圍之師○又晉悼

陳氏曰自宣之間代晉者六而有同圍之師○又晉悼

秋書至有至鄭至黃至遇至穀義又不○又晉春

季叔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張氏壤而不能成故去而城亦

已晚矣左氏此際成不服之始事也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二

十二年及明年始則疆事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日丁巳七月一日左氏信在大夫齊

蔡言吳衛之張氏悼公卒政速左氏信在大夫齊

邾人伐我南鄙左氏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

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左氏喪失政則大夫益竊國靈齊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國悼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

復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晉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

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侯也李氏曰晉悼公

於險以數十年之資乎不獨伯侯也李氏曰晉悼公

淺矣乃能忠而復國然血氣之虛弱未除過卒晉文

之急也

附錄
而亦猶陳陳諸荀侯不然而一子然故公曹協澤力也六年
暗已楚竟之侯偃盟掩能旅囊伐五純執故公曹協澤力也六年
於晚不歸役而士誓失服無曰為會之誠心國侯相與周旋不與二悼鄭而御知訓則勤
是治矣楚釋也工於陳非乎陳諸侯離也蕭魚已後凡三夫諸
靖年吳楚乎患雖弭之鄭而拙於懷陳乎鄭雖向晉
國楚公不然弭之鄭而拙於懷陳乎鄭雖向晉
人君子午為公伯甚過何拒文矣
君謂楚於能是為子馮文為大司馬
子謂楚於能是為子馮文為大司馬
子謂楚於能是為子馮文為大司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濇梁戊寅大夫盟

警守而會于濇梁命歸侵日以我故執邾宣公營
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侯
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
志矣使諸大去盟鄭公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
宋向不書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
故遂自共盟難逃歸鄭公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
此問無異事即上澤會重諸大夫侯可今言諸侯皆
在刺天也何言乎信若大旒然刺知天言諸侯皆
大持東下之不言夫若大旒然刺知天言諸侯皆
惡夫亦至刺也言夫若大旒然刺知天言諸侯皆
勞倦莫肯復出而子夫常行三妻于臣而君鄭最
人夫不重出信在者與二子夫常行三妻于臣而君鄭最
夫不重出信在者與二子夫常行三妻于臣而君鄭最

伯臣不可遇君也愚謂許男不從中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杜氏為孟氏邑始注
左氏齊圍成孟孺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
左氏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宣公也公宋人伐陳
左氏宣公也公宋人伐陳

復衛石買帥師伐曹衛孫蒯帥師伐曹
左氏衛孫蒯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有桃虛東南
左氏齊侯伐我北鄙圍防有桃虛東南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宋華閱卒華臣弱卑比
左氏宋華閱卒華臣弱卑比

冬邾人伐我南部邾人伐我南部
左氏邾人伐我南部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白狄始來
左氏白狄始來

也何以不言朝朝天子
左氏朝天子

不能乎通也通也
左氏通也

一得而內外也內外也
左氏內外也

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日為夏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日為夏
左氏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日為夏

公曰君之子不列國之君乎守其藩之臣乎天

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其藩之臣乎天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張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

因其行以罪晉之殺梁張氏接於上怨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左氏不書齊侯齊侯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左氏晉侯伐齊將濟河禱曰齊環

盟陵虜神主曾臣彫將帥諸侯以討焉沈玉而濟

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莫戰如陰非聽諸侯

情乎魯人宮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公恐入許之矣

晉師晉人使司馬實右僞以旆先與所不至必從之齊侯見

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縛郭最晉人欲逐歸者

魯衛請攻險中軍克州緋射殖縛郭最晉人欲逐歸者

北郭齊侯將退矣君何懼焉大夫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

不義諸侯及沂心俱圍之左氏此同圍也何以致伐未

為其驕蹇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張氏非圍而曰

焉亦病焉非其大亦病焉夫諸侯之也張氏者而獨於此

加兵於齊魯則盟棄好陵虐所共肆其暴橫數伐鄰國

侯之心圍齊則盟棄好陵虐所共肆其暴橫數伐鄰國

張氏

齊同圍

也天雖但晉志也。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國**許氏曰：同盟於

也。非圍而曰圍，其說小異。然抑齊之意未嘗不同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國**去鄭子孔欲

將叛晉而不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使

謂午：懷安乎？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君在，其

謂午：懷安乎？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君在，其

謂午：懷安乎？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君在，其

謂午：懷安乎？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君在，其

謂午：懷安乎？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君在，其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祝柯，今屬濟南郡。即

侯何間有事也。○前年圍齊之諸侯也。**國**其亦申言諸

侯何間有事也。○前年圍齊之諸侯也。**國**其亦申言諸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鄆水。鄆水，今在鄆

國至高。○**國**取邾田，自鄆水。鄆水，今在鄆

今更以鄆水為界也。○**國**取邾田，自鄆水。鄆水，今在鄆

伐魯也。邾侯久，且有以有所懲戒，而伐魯，魯不忌，如此

足令諸侯，侯久，且有以有所懲戒，而伐魯，魯不忌，如此

則非魯之舊，侯久，且有以有所懲戒，而伐魯，魯不忌，如此

取明矣。魯肆強，奪邾，失鄆田，而庶其畀我，相繼來奔，邾

自是衰矣。魯肆強，奪邾，失鄆田，而庶其畀我，相繼來奔，邾

亂矣。魯肆強，奪邾，失鄆田，而庶其畀我，相繼來奔，邾

為魯北蕭魚而之，罪已為不通乎故，不可取亦止。可施之

之言也

季孫宿如晉

膏之仰天國也

附錄

東錦加璧乘馬

先吳壽夢之鼎

也夫銘天子令德

則下等計功則借人

而懲無其所得以今

小國幸於大國而昭

怒之亡道之也

李武子如晉拜師晉侯再拜稽首曰小國

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

而武子以命於齊仲曰非禮

則功大夫稱伐今稱伐

則功大夫稱伐今稱伐

侯卒乃遠

公

侯

卒

乃

遠

侯

卒

乃

遠

侯

卒

及君命詳錄而還禮也

言大其不代也

乃者士也

谷齊地也

為齊師也

則代也

可也

乃者士也

谷齊地也

為齊師也

則代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其官此春和原

附錄

左氏

其立子鄭子孫為卿

冬葬齊靈公

光立公

○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

城

南

○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平盟于大隧已服非盟不言同者往年齊與晉

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則書同此悼公之遺也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孟莊子伐邾以報之非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

楚

黃公穀

黃之伯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

可棄且兄弟也利畏楚不能而行而卒楚人將出呼曰慶公

無道求從先君以陳國暴滅其君而陳去其親五年

不滅是以無天也

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乃不順也

覆其母也

罪之也

其官此春和原

附錄

左氏

其立子鄭子孫為卿

其官此春和原

附錄

左氏

其立子鄭子孫為卿

其官此春和原

附錄

左氏

其立子鄭子孫為卿

其官此春和原

附錄

左氏

其立子鄭子孫為卿

其官此春和原

附錄

左氏

其立子鄭子孫為卿

其官此春和原

附錄

左氏

叔老如齊

齊子初聘于齊也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左氏

報向戌之聘也
向戌聘在十五年
齊魯之報齊邾已甚故聘
齊以解仇聘宋以求援耳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八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九

廬陵進士李廉輯

襄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

按僖公之拜濟西田不過使公行子遂成公之拜汶
陽襄公之拜邾田皆出於躬行邾交之瀆於利甚矣

邾戾其以漆間丘來奔

左氏

邾來奔季武子以漆間丘

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庶其竊焉邑於邾以禮焉子以君之姑姊與其

何以上止吾盜庶其竊焉邑於邾以禮焉子以君之姑姊與其

大邑其其次皂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

去之其或誰焉絀也聞之存土位者洗濯其心壹以待

而民或為之以治人夫上之賞焉若上之歸也民亦為之

也乃其所也又誰可禁乎庶其非鄉公季孫宿如宋

受而書之也故**穀梁**以者不以者漆間丘來奔者不言及小大夫微

胡氏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名

即魯而高晉按我不以禮者也。禮者，禮也。欲敗禮者，身必危。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而不以義者，也。以禮者，也。欲敗禮者，身必危。地叛其君而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棄義欲即特書其姓氏，隱之也。漆一邑，問立一天，夫接我，以利者，庶其之私邑，所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不以為不可受，而况隣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陳氏

季孫宿納之也。

經書三叛人，此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昭三。然春秋內大惡諱，鄭啓之逃來春秋，猶以不信諱公。今直書不諱者，何哉。蓋此三叛之受，皆我公不在國而季孫受之也。季孫受之而不諱，正猶公在會未歸而師滅項，不書取而書滅也。觀文十八年莒僕以實玉來奔，納諸宣公，而春秋不諱為矣。書則知在君則諱，在大夫則不諱為矣。

夏公至自晉 ○ **晉欒盈出奔楚**

欒氏

欒桓子，欒盈娶於范，宣子，生懷子，盈范，執與

欒盈不相能，厲卒，欒祁與其老州賈通，幾亡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御信

子使城著而逐之，秋，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書名罪之。

社氏以宣十年齊崔氏出奔，桓文八年宋司城來奔，書官十一年齊崔氏出奔，桓文八年宋司凡出奔，書名者皆為罪之。然此例亦有不能盡通者，要之春秋正本之書，故凡國君見逐及大夫見逐，皆不書所逐之人，而皆以自奔為文者，明其自有取奔之道也。獨宋子哀得見幾之善，故書字，貴之。其銖恐皆非予之矣。欒盈以錮之，二十三年齊助之入曲沃，齊遂伐晉。其冬，晉殺欒盈，欒氏亡。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此八年之間而日十食，禍變重矣。穀疏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歷無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故漢書高祖本紀亦有頻食。

曹伯來朝

曹氏

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即來見公。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會

會于商任，銅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故曰二君者必不免。

附錄

公孫

十有一月庚辰此亦十月也穀無十一月字

史記

何休

家以此年為己卯杜氏以為己酉已不合

附錄

范宣子

殺羊舌虎囚叔向樂王射為請叔

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

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案

仲言於齊侯曰商任

之會受命於晉今納祭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

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

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父矣冬會于沙隨復

綱祭氏也祭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

可以懼○胡氏曰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又先之於

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

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綱焉其賢於

公孫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案

楚觀起有寵於

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

為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

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

殺其徒曰於朝轅觀起於四竟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

葬其徒曰於朝轅觀起於四竟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

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張氏臣也足以殺其身矣

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

可以行乎天下故稱國以殺其累上也

附錄 左氏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

位八月於寡君寡君懼夫子駒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

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夫子駒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

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不敢

事而懼為大猶曰晉其謂我子蟠又從寡君以朝于執事

貳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子蟠又從寡君以朝

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子蟠又從寡君以朝于執

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

土實重之以宗恭以受齊遂帥群臣從于執事以

會歲終賁於楚者子侯石以朝而討之漢梁之明年
子驕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省則與執
燔焉間二年間君將請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
朝之無歲不聘無日不從以國政令之無常國
家罷病不虞存至無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
其無乃不任命而剪為仇讎敵邑是懼
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焉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

伯句卒把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

夏邾昇我來奔邾非也隣為隣國闕張氏孫

奔惡內也鄉納叛邑今受叛人也

平故小國以此為治近升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

歸于陳左氏陳侯如楚公黃戀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

陳陳人城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陳叛夏屈建從陳侯上

因夷狄之殺之功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

皆春秋端本之意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左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

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晉午而告之對曰不可

對曰雖然因曲沃人樂作午言曰我實不愛死也知不集也

對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編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

方因魏獻子以書入絳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和親惟

欒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欒王納待坐於固與范氏和親惟

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官必無害也利

取也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

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授帶命驅之出僕請

也著於丹言樂氏之力臣曰屯戎斐豹殺之樂氏乘公
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歟用劍以師卒樂氏退
擗車從之遇樂氏曰樂氏死之歟將飲女於天樂射之不
中又注則乘掘木而獲或死之歟將飲女於天樂射之不
樂盈以奔曲沃晉人圍之沃者所食之邑也當是時權
為其既以繼而復入也此語亦孺子者則或身而不避莫
有君臣各以分利誘其下使也語亦孺子者則或身而不
得主而為之死者猶不死也語亦孺子者則或身而不避
天棄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我備書之緡若
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以至此極春我備書之緡若
為後世鑑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君往諫曰不可
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曷之
弗聽陳文子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武子曰吾言於君
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於何有子
之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
於葵丘成郟郟以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
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嬰

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妻以來齊世從晉於是
始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遂又曰遂者因上事生一事之詞是兩事故曰遂
條恐施於此

八月叔豹孫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于雍榆公穀作渝左氏注豹救
故書次公羊言昌爲先言救而後
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陳氏
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曰晉有
是故自不救盟主張氏曰晉有
豹反於雍榆卒君命不恤同姓
次于雍榆卒君命不恤同姓之憂

其不勇於義然次入而救而次書亦當微有分
別詳見僖元年義然次入而救而次書亦當微有分
意而書齊桓救邢本欲止此鄭嗣說曰春秋隨其本
君命救晉中道不能其欲止此鄭嗣說曰春秋隨其本
則並是救中道不能其欲止此鄭嗣說曰春秋隨其本

已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左氏注
無適子

公彌長而愛也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退訪於臧紇
紇曰飲我酒吾為子欲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
獻及孫命北而召公重公新樽索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
起為孫而命召公重公新樽索之齒季孫失色孟氏以公
駒豐馬點謂孟孫曰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孟氏之
駒豐點謂孟孫曰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孟氏之駒
於臧氏矣弗應也秋莊子錫請鯀立臧氏公錫則季孫力
至曰臧氏矣弗應也秋莊子錫請鯀立臧氏公錫則季孫力
奔如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御曰孟孫才也遂立季孫力
哀如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御曰孟孫才也遂立季孫力
也孟孫之惡孫若死其若多涕出御曰孟孫才也遂立季孫力
之美臧氏將為亂不使死也美疾無如惡曰孟孫才也遂立季孫力
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死也美疾無如惡曰孟孫才也遂立季孫力
而視之孟孫將為亂不使死也美疾無如惡曰孟孫才也遂立季孫力
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自邾先祀無廢來告曰乙亥能害也
知不為臧也非敢私請苟守如防無廢來告曰乙亥能害也
立臧為臧也非敢私請苟守如防無廢來告曰乙亥能害也
臣而命殺適焉對曰盟東門氏也臧氏母或曰臧武仲之
廢國常如臧公室孟叔曰盍以與臧武仲之知而不出乎
有母或如臧公室孟叔曰盍以與臧武仲之知而不出乎

於魯國抑有由也作穀梁曰其曰下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不順而施不怨也穀梁曰其曰下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左氏 欒氏之克欒盈于也 欒氏之克欒盈于也 欒氏之克欒盈于也

公羊 非不言殺其大夫也 欒氏之克欒盈于也 欒氏之克欒盈于也 欒氏之克欒盈于也

齊侯襲莒左氏 齊侯襲莒左氏 齊侯襲莒左氏 齊侯襲莒左氏

甲夜入且于之使無死於華周對曰貧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於華周對曰貧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之獲祀梁莒人行成伐張氏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
之獲祀梁莒人行成伐張氏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

之尤者也 春秋用兵之中惟齊之叛晉也一書伐曹
之尤者也 春秋用兵之中惟齊之叛晉也一書伐曹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左氏 叔孫豹如晉左氏 叔孫豹如晉左氏 叔孫豹如晉左氏

齊 孟孝伯侵夏楚子伐吳左氏 孟孝伯侵夏楚子伐吳左氏 孟孝伯侵夏楚子伐吳左氏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張氏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張氏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張氏

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 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 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 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

八年以楚莊其至是而中

國諸侯皆受命于楚矣

五月朔則日食交正

在朔則日食交正

去初交後日食漸多

未出初交後日食漸多

日食既而八月又食

頻因循莫敢改易也

比食又既象陽將絕

齊伐莒師伐莒

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

楚辭且乞師往行師師

大水 齊師伐莒 齊師伐莒

之災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食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以爲鄭難則其

救不足言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張氏 許氏曰鍼宜咎之事無聞焉爾而以慶氏黨逐

則其人亦可知矣

叔孫豹如京師

語云靈王二十二年穀洛竭賜之宮路張氏許氏曰周
其城齊叛晉欲求媚天子以故為王城之
孫慶如京師叔孫豹以罕書也此後止
乃始有叔孫豹聘王葬而巳也

大饑

餓三穀不升謂之饑曰大饑
大侵大侵不制鬼神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
百官布而不制鬼神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
而官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不備矣故書
之以為後戒

此年為大饑

附錄

龍氏在商為豸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
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此言之謂杜氏非晉主夏盟為范
先大夫曰德其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穆叔曰此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壞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山不
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不期伯如晉子產為書
於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橋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
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類
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何沒沒也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子之類
壤毋寧使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子之類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
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弑其君光

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公患歸
何患焉其來也不冠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子取之莊公通焉驥如崔氏以報孝伯之
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
而不獲問公鞭侍人賈舉而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崔
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入于室與崔子
自側戶出公推搯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
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

曰君不知之臣命行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撤有
者不知師公孫敖封具鐸又射之伊倭埋裡祝佗父申劓及
其宰師曰死乎崔氏獨歸君也豈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君
曰歸乎曰死乎君曰實社安歸君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
者豈為其口實若為已死而為君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門啓而入之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
崔子曰民之望也舍而哭與三踊而奔晉王何奔晉崔
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
是與有慶者如上帝乃既書其書又書崔子舍之南司氏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既書其書又書崔子舍之南司氏
史盡死執簡而往聞二既書其書又書崔子舍之南司氏
伯賈舉與待人賈是二既書其書又書崔子舍之南司氏
汝所從違而節稱何也所謂節者以義事君之而不入
崔氏之官矣若此十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
君於亂死非其若此十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
知者猶不逮也雖殺身不償責安得死於節許之哉

靈公齊人暴往行而葬葬公不得與於討賊
書葬之例者因其自死自葬而誅之非誠於討賊
也故春秋在二七年慶氏敗在二八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
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
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
之執則方伯連帥之謀於齊衆是君以定其國示天討
之義則與之同情也故春秋

秋治之與如下文所既云
方始杜氏以齊既初伐齊未當退故雖受賂不以爲
譏此說大謬耳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前年陳侯會楚子
伐鄭當陳隧者并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理木突陳鄭人急之陳侯扶鄭子展子產師車七百乘伐陳
無入宮與子產親禦諸門陳子偃使司馬桓子朝以宗師
器陳侯宮與子產親禦諸門陳子偃使司馬桓子朝以宗師
執費而見再拜稽首承節而進致地乃入數子倅而朝子
社贊司徒致民司馬獻捷于晉侵服將事晉人問陳之子
也產後社贊司徒致民司馬獻捷于晉侵服將事晉人問陳之子

附錄
左氏

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共神則之也庸以元女
大難配是賴公而封諸器陳人以備三格則我周之自出至
于今父而我也之蔡人殺之我亂成與蔡人出我周之自出至
五所皆我之自蔡人殺之我亂成與蔡人出我周之自出至
君所皆知也今陳忘周之德成與蔡人出我周之自出至
恃楚眾以馮侯我敵邑之不德成與蔡人出我周之自出至
告未獲成以馮侯我敵邑之不德成與蔡人出我周之自出至
其罪授手于我而取大姬晉人有其衷啓者井理年親介
國一命惟罪所以衰今各國對曰我數先君武莊無侵地小
至焉晉人曰是以何故我命對曰我數先君武莊無侵地小
士城濮之役何故我命對曰我數先君武莊無侵地小
文輔子以授楚捷不廢王乃受之仲尼曰晉不能詰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氏
胡氏

同盟于重丘也日重丘七月也齊地也同盟以明齊
亦同盟于重丘也日重丘七月也齊地也同盟以明齊
許成也日重丘七月也齊地也同盟以明齊

一侯

侯者此書無嫌於同故曰重丘特書曰同而序後總同盟以明齊

不舉者此書無嫌於同故曰重丘特書曰同而序後總同盟以明齊
故詳錄之皆起諸侯也此正欲以誅不崔行與平丘故詳錄以起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兵可以弭... 賦車籍馬... 賦車兵徒... 司馬書士... 田度... 林重... 入脩... 賦

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 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於君君入則掩之君能掩... 之則吾喜許也喜許諾二十五年冬衛獻公自夷儀使... 其後言將喜許之哉君子之行思其終也乎甯公自夷... 夙夜匪懈舉事不一哉君子之行思其終也乎甯公自夷... 乎夙夜匪懈舉事不一哉君子之行思其終也乎甯公自夷... 辭敬也強命而滅之可哀也哉至是置君而弗定乎... 以故也強命而滅之可哀也哉至是置君而弗定乎... 言曰苟反政由鮮子公使無信臣懼不敬必敬子... 告右宰穀穀曰由鮮子公使無信臣懼不敬必敬子... 吾受命於先人曰君不可淹恤在死無日矣悼子... 公於夷儀反先人曰君不可淹恤在死無日矣悼子... 寬言猶夫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 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 已宰穀伐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辛卯... 氏宰穀伐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辛卯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 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定宋弟石仲石公一衛... 也陳氏曰書仲石公一衛... 有藏甲氏曰書仲石公一衛... 甲午衛侯復歸于衛

甲午衛侯復歸于衛... 車指之而逆於門... 者額之而逆於門

車指之而逆於門... 者額之而逆於門... 衛侯復歸于衛... 甲午衛侯復歸于衛... 車指之而逆於門... 者額之而逆於門

也人之有德... 復歸與傳... 突之殺傳... 曾鄭之鄰... 削而鄰國... 亦在衛大... 雖殺子齊... 之已定也... 再見而後... 于鄭此其... 未其合姑... 備一說

復歸與傳... 突之殺傳... 曾鄭之鄰... 削而鄰國... 亦在衛大... 雖殺子齊... 之已定也... 再見而後... 于鄭此其... 未其合姑... 備一說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衛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

衛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孫氏人侵戚東鄭

復愬于晉... 淵以討衛... 不書尊公... 公侯皆應... 書良霄所... 不稱人則... 鄭伯稱人... 命之此會... 亦不載而... 氏所引姑... 初宋坊司... 妾取以徒... 入名之曰... 棄諸下共... 而子內師... 公使往也... 遣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初宋坊司

妾取以徒

美平公入... 美而狠合... 而無寵楚... 伊疾不請... 惡之不敢... 至則微用... 加書徵之... 而聘告公... 曰大子將... 為亂既與... 遣之也

楚客盟矣公曰夫為人與左師又何求對曰固聞之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大夫曰能免我召而請曰固聞之不來吾知死矣左師曰惟佐也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乃其無罪也

晉人執衛甯喜

執而囚之使晏平仲私與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速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子展賦將仲子首晉侯乃許歸衛侯之失政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許

於禍以不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子是故賦於一來不如使建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譽於勇而於禍以不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秦晉為成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

幸而集晉召行人子貢曰秦晉不與孤不歸矣八月

州犁曰此其子為穿封式為王子圍寡君之正與伯州犁

曰胡遇此子為穿封式為王子圍寡君之正與伯州犁

必復子鄭及宋向代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晉

對曰晉卿不與之語則晉大夫則賢皆卿大夫也如杞梓

草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之歸主聞之善為國者賞

姻乎曰雖楚有材晉實之歸主聞之善為國者賞

姻乎曰雖楚有材晉實之歸主聞之善為國者賞

於宋五月甲辰晉趙盾無武至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
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武至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
言公於楚戊辰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於齊猶不楚之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左師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也趙孟及齊秦至曹許以成齊見也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以成齊見也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其偏於齊秦至曹許以成齊見也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人地於齊秦至曹許以成齊見也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便宋華初同主夏盟也晉楚齊秦匹也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相好而宋華初同主夏盟也晉楚齊秦匹也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昭定哀之君臣始則於宋而無夷夏之分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之君勿與知真餘餘六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
戶諸朝公與免餘餘六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
既坐獄君之罪矣不以討寡人甯氏詞何也初衛侯復國患甯
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詞何也初衛侯復國患甯

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
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真餘餘六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
鮮曰逐我者刑不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殺而勸
其信而國無刑不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殺而勸
惡入討賊之罪與里克一稱也而以殺罪累上也又曰故
公惡也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左氏

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左氏死子鮮曰信而國者無刑不納
止之勸之仕者不可曰於何而廢其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大夫將誰愬乎吾不可曰於何而廢其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出也如稅服終身不可曰於何而廢其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喪之弟以罪兄終身不可曰於何而廢其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子鱣約之公使鱣辭曰與子盟喜曰無曰朝矣終身納我吾請
南北則約之公使鱣辭曰與子盟喜曰無曰朝矣終身納我吾請
庶孽之則約之公使鱣辭曰與子盟喜曰無曰朝矣終身納我吾請
在而鱣之將濟于河與之約已歸至殺甯喜氏信則孫氏僕
子而食衛之粟者昧之彼視其妻已歸至殺甯喜氏信則孫氏僕
衛地專食衛之粟者昧之彼視其妻已歸至殺甯喜氏信則孫氏僕
殺與專食衛之粟者昧之彼視其妻已歸至殺甯喜氏信則孫氏僕

也專有是信者君不入乎真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
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狄
也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劉氏曰衛侯去信小忿
疑至親使歸不至於去國逃死智者無母使君之道有誅當此之
時為義以全不翹出以自潔為忠之所不仕
惡為廉可謂重己乎是乃君事之取休氏義取穀梁
為廉可謂重己乎是乃君事之取休氏義取穀梁

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狄
也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劉氏曰衛侯去信小忿
疑至親使歸不至於去國逃死智者無母使君之道有誅當此之
時為義以全不翹出以自潔為忠之所不仕
惡為廉可謂重己乎是乃君事之取休氏義取穀梁

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狄
也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劉氏曰衛侯去信小忿
疑至親使歸不至於去國逃死智者無母使君之道有誅當此之
時為義以全不翹出以自潔為忠之所不仕
惡為廉可謂重己乎是乃君事之取休氏義取穀梁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楚人衷甲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西門之盟於
楚人衷甲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西門之盟於
楚人衷甲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西門之盟於
楚人衷甲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西門之盟於
楚人衷甲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西門之盟於

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也
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也
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也
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也
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也

張氏

毅

張氏

張氏

諸侯至矣臯黜之盟讀焉書加于牲先中國也何春秋以未齊主
諸侯至矣臯黜之盟讀焉書加于牲先中國也何春秋以未齊主
諸侯至矣臯黜之盟讀焉書加于牲先中國也何春秋以未齊主
諸侯至矣臯黜之盟讀焉書加于牲先中國也何春秋以未齊主
諸侯至矣臯黜之盟讀焉書加于牲先中國也何春秋以未齊主

夏衛石惡出奔晉衛人討其從子圃以守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邾悼公來朝時事也秋八月大雩左氏也

仲孫羯如晉孟孝伯如晉將為

冬齊慶封來奔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

封告盧蒲癸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成與疆怒將殺之明成請於

之薄慶之厚也崔他日又告慶封曰天或將棄之去矣

助女九月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

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崔子至則無歸矣

當國至是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迂

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反盧蒲癸矣臣子之有冠言

王何而反之二人皆變冬十月盧蒲癸自後刺子之

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

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既而齊人來諫奔吳

餘子之富謂之殃其將聚而穢旃

十有一月公如楚左氏許男宋如楚盟及漢楚康王卒

叔仲昭伯遠慮曰我楚人從之

成伯曰遠者不恤也

息氏待也陳氏諸君而為之備

紀也陳氏諸君而為之備

故曰見王伯之下盛衰

附錄左氏

盟也左氏

鄭伯左氏

吾子左氏

厚今左氏

夏衛石惡出奔晉衛人討其從子圃以守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邾悼公來朝時事也秋八月大雩也

仲孫羯如晉孟孝伯如晉將為

冬齊慶封來奔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

封告盧蒲嬰嬰曰彼君之讎也天或將殺之明成請於

之薄慶之厚也彼君之讎也天或將殺之明成請於

助女九月崔成崔疆殺東郭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吾

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崔子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

當國至是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子之有寃言

於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寃言

亥嘗于夫公之廟慶舍治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代

以戈擊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人來諫奔吳向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人來諫奔吳向

餘子之宋方富於其將聚而穢旃曰善人富謂之

十有一月公如楚左氏

叔子仲昭伯曰孫遠慮曰我楚從國許男宋如楚盟及故楚靈圍朱方者不

歸也曰叔孫遠者忠也公楚向矣子恤誰行也康王卒公侯鄭

成伯曰遠者忠也公楚向矣子恤誰行也康王卒公侯鄭

息民待也其立君而為誰備於楚公始而公羊注人者如楚皆

朝也陳氏諸外不相如君之志異焉於則志之奔曾以見者其

紀也王以書昌也餘者不書下公及宋公異焉於則志之奔曾以見者其

故曰見王伯見其盛衰者不書下公及宋公異焉於則志之奔曾以見者其

附錄又按此見公昭七年王謂

盟也相左氏交左氏是年夏齊侯陳侯蔡侯比燕伯

鄭伯也奔侯將行慶封曰明年夏齊侯陳侯蔡侯比燕伯

厚鄭伯也奔侯將行慶封曰明年夏齊侯陳侯蔡侯比燕伯

而告子大宋之盟命之利也
定其社稷此君之歲不令而聘君於之望也
吉奉其皮幣以令之君心小國使將君是望而封事不守今寡君而亦使安
日女霜露以暹君德政闕而君德衰矣是望而封事不守今寡君而亦使安
蒙犯非盟載之君德政闕而君德衰矣是望而封事不守今寡君而亦使安
無乃死矣快脩其德政闕而君德衰矣是望而封事不守今寡君而亦使安
葬而歸矣快脩其德政闕而君德衰矣是望而封事不守今寡君而亦使安
休吾民矣快脩其德政闕而君德衰矣是望而封事不守今寡君而亦使安
盟子相矣快脩其德政闕而君德衰矣是望而封事不守今寡君而亦使安
小適相矣快脩其德政闕而君德衰矣是望而封事不守今寡君而亦使安
失其高舍而己如楚告不幾而十未於諸侯其子往也曰是山命
然則罪則重矣請其帛以賀其行刑教事其及美小適其有度小則從也宋吾之乃送楚听川命
建楚卒屈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位靈王也襄二年景王即位

左氏徵過也注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書崩之

附錄左氏葬靈王鄭子展有與子莫往使伯

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事無曠何常之有遂敢寧處堅事

乙未楚子昭卒推此月甲寅之朔甲寅是日始得乙未長曆

未也則明殺恩之非禮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乃使巫以桃茹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西門之外公還葬
楚方城季武子取卞使伯許男送葬至而西門之外公還葬
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伯許男送葬至而西門之外公還葬
卞者將叛見疏也公欲討之既而西門之外公還葬
言叛將見疏也公欲討之既而西門之外公還葬
入梁成伯賦式微乃歸無何言公在楚也

明氏為夷狄所制以如侯其葬而不得歸正之內書公在楚也

在楚擅以其國而不敢入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之君父之書曰困

而以其告子大宋之盟而聘小國之非望也小國而亦使安
定其社稷此君之憲令不使聘而君於之不望也
吉奉其皮幣以令之有心國使將君是望而封事守令執事是故使
蒙女何與政令之有心國使將君是望而封事守令執事是故使
無乃非盟載之楚心德政闕而君德子君是望而封事守令執事是故使
葬而歸矣快楚心德政闕而君德子君是望而封事守令執事是故使
休吾民矣快楚心德政闕而君德子君是望而封事守令執事是故使
盟子相矣快楚心德政闕而君德子君是望而封事守令執事是故使
小適相矣快楚心德政闕而君德子君是望而封事守令執事是故使
夫救其高患而伯已大適小舍不晉為壇曰朝能諸侯其往也曰
其罪則重戾請其不賀其行刑教其不五及小適其有度則其惡
楚則重戾請其不賀其行刑教其不五及小適其有度則其惡
建卒屈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位靈王也襄二年景王即位

左氏徵過也注喪問本日以甲寅告書之

附錄左氏葬靈王不可鄭子展曰與其莫性使伯段往伯有

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堅事

乙未楚子昭卒推此月甲寅之朔甲寅是十七日始得乙未長曆

未也胡氏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

則明殺恩之非禮也

之則明殺恩之非禮也
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係前月
無乙未者蓋杜專據左氏說經以二杜氏以十
置兩閏則此年不取左氏於范氏直以二十八年
氏之說然論春秋日民於范氏直以二十八年
繼異矣然論春秋日民於范氏直以二十八年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乃使巫以桃茹先袂殯楚人弗禁既而公親于廟也楚

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伯許男送葬至而西門之外公還

卞者將叛見賦也微公欲歸無之既問築書追而與之曰欲聞之

言叛成伯賦也微公欲歸無之既問築書追而與之曰欲聞之

欲擅其國而不敢入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困

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噓之意而不以
項刻也此義行豈有顧其身體與妻子而不恤國朋附
權臣以圖富貴乎陳氏吾君嘗以正月在齊魯矣張氏
而背其君者乎龍戰于野其書在楚危在楚也張氏
曰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嫌於無陽
而後稱陽猶嫌於無君而後稱公安可非察於無陽
成左氏疏曰僖十六年冬冬會准宣七年冬會黑壤
正月公行國之守其類多矣惟此公一年不朝之故告於
廟每也月必告而時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
自新故特顯以通他一月也惟書此禮所重人理所以
常公又踰年故發此一月也惟書此禮所重人理所以
年三公在四又見昭三十一月也惟書此禮所重人理所以

夏五月公至自楚



喜其反也致君者始其往而
又見昭七年

庚午衛侯衎卒



閻弒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
閻以刀弒之

子餘祭觀舟
閻者何門人也刑人也
輕死之君子道也

楚子昭卒



推此月甲寅之後四月甲寅是十七日始得乙未長
日誤也

則明殺恩
之非禮也

閻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閻月之日係前月
無乙未者蓋杜專據左氏說經以二氏以八年春胡
置兩閻則此年不取左氏於范氏之意亦
微氏之說然論春秋日氏於范氏之意亦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乃使巫以桃茹先後殯楚人弗禁既而西門之夏四月葬
楚方城季武子取卞使許男送葬至而與之曰欲之聞公
言老將叛臣帥也微公欲歸無之既得之矣乎公在楚也
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無之既得之矣乎公在楚也



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於歲首朝正之內為強臣所逼
在楚以存君也

乃使巫以桃茹先後殯楚人弗禁既而西門之夏四月葬
楚方城季武子取卞使許男送葬至而與之曰欲之聞公
言老將叛臣帥也微公欲歸無之既得之矣乎公在楚也
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無之既得之矣乎公在楚也

者必有天威不遠顏咫尺食坐見於羹噲之意而不以
須刻志也此義行豈有顧其與楚危在齊魯矣
而背其君者乎陳氏吾君嘗以正月在楚也
而後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嫌於無陽
曰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嫌於無陽
而後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嫌於無陽

正月公行國之守臣每多矣惟此公一年書者釋例曰
九公之月必告而時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告於
廟正也月必告而時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告於
自新故特顯以通他一月也惟書此禮所重人理所以
常公又在四踰年見昭三十一例也○者如楚正月
年三十一一年三十一一年三十一

冬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

喜其反也致君者殆其往而

又見昭七年

十衛侯衍卒

○閻弒吳子餘祭

閻以爲閻使越獲俘焉

餘祭觀舟

閻

閻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也刑人也刑也

閻

閻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也刑也

狎敵不近怨賤而加之吳子亦近怨之失也

閻

狎敵不近怨賤而加之吳子亦近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

人言人勝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羊作有邾人叔齊

閻

人言人勝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羊作有邾人叔齊

閻

人言人勝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羊作有邾人叔齊

閻

人言人勝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羊作有邾人叔齊

閻

人言人勝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羊作有邾人叔齊

閻

人言人勝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羊作有邾人叔齊

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行諸大夫叔見大夫叔以城杞孟孝
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行諸大夫叔見大夫叔以城杞孟孝
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棄其諸姬亦可知也晉國不
是棄其誰歸之也昏姻之棄其諸姬亦可知也晉國不
詩曰協比其隣之昏姻之棄其諸姬亦可知也晉國不
天子封諸侯其地自守故諸侯之民其足其誰云之德已諸姬
也祀而諸侯不能自守故諸侯之民其足其誰云之德已諸姬
也祀而諸侯不能自守故諸侯之民其足其誰云之德已諸姬
爲次也晉主夏盟有母族而後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
獎王室惟宗周之闕而遠也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
乎平王所以降爲國風而不得列于雁也城杞之役亦不待

貶絕而陳氏書城祀是合十一國之大夫為悼夫人也

可弒君孫林父亦多故矣晉為盟諸夏若楚靈王者矣

於中細也晉亦多故矣晉為盟諸夏若楚靈王者矣

許曰齊桓城而人疾其役歸心焉者桓公之不志公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左氏執幣則於公悼夫成風之蓋穀梁不

臣家左氏士鞅來聘二叔執幣則於公悼夫成風之蓋穀梁不

杞子來盟左氏晉侯使司馬女齊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

不尚取之公告叔侯曰齊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

姓也晉是以大若侯曰齊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

矣惟得治之杞夏餘也而何馬東夷之於晉也職自不

玩好時以公封杞夏餘也而何馬東夷之於晉也職自不

是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左氏稱子者

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左氏稱子者

微魯歸其田故來盟賤其用美禮故書子左氏稱子者

宗廟社稷當坐左氏王所點相田非出於公義魯之歸亦

吳子使札來聘左氏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請觀於周

不稱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左氏吳札來聘通嗣君也請觀於周

子也何賢乎季子母者四季子其讓國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

與之為君謂曰今若迭為君而與季子乎季子皆曰尚速

諸悔於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

夷昧也即死則國宜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戶曰先君之

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命與則先君之

與則國宜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戶曰先君之

子者不受曰爾得為君於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

吾兄吾弟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
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臣則宜有
仁賢季子則何吳季子之君有大春秋則季子為臣此
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許人子者賢也昌為不
足乎季子許人善彼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也身賢也
賢亦其稱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也身賢也
明 賢亦其稱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也身賢也
喪則致國乎立以長諸樊次餘祭而後立禮法焉按吳
而夷末約以國乎立以長諸樊次餘祭而後立禮法焉
志矣乃循匹夫卒則季子又辭而後立禮法焉按吳
諸樊將從先君之命節辭位宜與子國而與弟僚成
子命將從先君之命節辭位宜與子國而與弟僚成
國乎季子則我宜立僚去之延陵季子國而與弟僚成
子辭國而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其也
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其也
仁而不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人其也
爭而不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人其也

德不孤而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何為私意也諸樊
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何為私意也諸樊
心故曰季子意故曰季子意故曰季子意故曰季子
矣或曰季子意故曰季子意故曰季子意故曰季子
廉者夫讓之而篡子於是不辭也而後立禮法焉
何反季歷伯也曰春秋辭節而後立禮法焉
天之聖業誰階子為大考伯官天辭也繼守者其
之國其誰階子為大考伯官天辭也繼守者其
可矣祭諸聖階子為大考伯官天辭也繼守者其
我知季歷武王季子之義其賢則過矣中庸曰道
於季歷武王季子之義其賢則過矣中庸曰道
乎中庸武王季子之義其賢則過矣中庸曰道
貶之也或曰時措之宜爾此仲尼使所節而後立禮
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
大之來皆畧之而札何獨為其書乎曰春秋於中
筆有特書皆畧之而札何獨為其書乎曰春秋於中
而子突書其姓若仲尼亦賢季札以名紀比於楚
列國不登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以名紀比於楚
以國或以下公之子持書之矣今乃各以名紀比於楚

